

威廉·华兹华斯的生命意识

张 叉

(四川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华兹华斯在作品中频频论及生死问题,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阐发自己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比较独特的文学现象。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对他生命意识的研究却出现了不应有的忽视现象。从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的命题出发,在西方社会和宗教文化的背景下,对他的生命意识作比较详细的研究,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关键词:华兹华斯;生命意识;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5-0102-06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是一个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诗人和文学理论家,研究他的著述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看都已经有很多。从范围来看,已有的研究涵盖了他的自然观、社会观、民主观、主题性复归、时间性修饰、意象意境、诗歌语言、诗歌题材等众多领域。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他生命意识的研究却好像被忽视了。其实,他在作品中频频论及生死问题,从不同角度和层面阐发自己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比较独特的文学现象。对这一文学现象作一研究,无论对于弥补学界的疏漏还是全面认识华兹华斯,均将是颇有裨益的。

始而必终、生而必死是宇宙本身和宇宙之中万事万物遵循的自然规律,在浩瀚的宇宙之中,人只是沧海一粒,无法抗拒与超越这一自然规律。阿拉伯诗人阿塔希叶(al-‘atāhiyah)在《为死亡而生殖》中写道:“为死亡而生殖,为毁坏而建筑! / 灭亡是你

们所有人的归宿。”[1](227页)人是高等智能生物,人的死亡不仅标志着生命个体的消失,而且意味着一个文化体的灭亡,因而向来为圣贤哲人所重,它也是华兹华斯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

(一)哲学思考的重要命题。在西方,人的生死问题始终是哲学家探讨的主题,“人们在迎接新生命、送走死亡的社会性实践中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对生死特别是死亡进行思索、把握”[2]。雅斯贝尔斯(Jaspers)宣称,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蒙田(Montaigne)也认为,哲学的真正课题是对死亡的研究,哲学就是死学。华兹华斯是个过早过多经历亲朋好友离逝苦难的人。1778年3月,母亲去世,他年仅8岁。几个月后,他所钟爱的妹妹死去。1783年底,距母亲去世仅5年,他父亲去世。1805年2月5日,他年仅33岁的弟弟、海军军官约翰船沉遇难。1812年,他的第二个儿子托马斯和小女儿凯瑟琳去世。1835年,妻妹、他忠实的抄写员赫金森去世。1846年,抚养他成人的叔父克里斯托芬去世。1847年,他最心爱的女儿多拉去世。1795年1月,他的老同学、好朋友卡尔弗特去世。1832年9月,

收稿日期:2003-03-21

作者简介:张叉(1965—),男,四川省盐亭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好友司各特(Scott)去世。1834年,好友柯勒律治(Coleridge)去世。同年,好友兰姆(Lamb)去世。华兹华斯不仅有幼年丧父之痛,而且有晚年失子之苦,这一切不仅让他心中感到非常痛苦,灵魂受到极大的震动,而且促使他对生死命题进行哲学思考,他在《论墓志铭》(1810年)中感叹道:“在人间,每个人像云影一样飘过——”[3]309页)说生死是他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可能一点也不过分,这从《我们是七个》(1798年)一诗中即可得以证明。在该诗中,叙述人“我”遇到一个小姑娘,她始终坚持认为她们是七个兄弟姐妹,一个也不少:

“有两个进了天国,”我说,

“那你们还剩几个?”

小姑娘回答得又快有利索:

“先生!我们是七个。”

“可他们死啦,那两个死啦!

他们的灵魂在天国!”

这些话说了也白搭,

小姑娘还是坚持回答:

“不,我们是七个!”[4](15—16页)

七个兄弟姐妹死了两个,但死去的两个同上帝在一起,他们的精神和灵魂是永恒的,故小姑娘坚持认为,她们是七个兄弟姐妹。表面上,诗人在这里讨论一个小姑娘对生死的看法。但实际上,诗人在借用小姑娘之口,巧妙阐释自己万物有灵、视死为生、灵魂不朽的生死观,具有浓郁的基督教哲学思辨色彩。

(二)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在西方,早在《圣经》中就已开始对生死进行讨论,如耶稣基督和犹太人都提到过生死之事。自此以降,生死成了西方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仅在英国文学史上,就有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5世纪民谣《道格拉斯的悲剧》、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哈姆雷特》、培根(Bacon)的《论死亡》、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格雷(Gray)的《墓园挽歌》、丁尼生(Tennyson)的《悼念哈拉姆》、萧(Shaw)的《魔鬼的门徒》、麦克迪尔米德(MacDiarmid)的《悼念詹姆斯·乔埃斯》、托马斯(Thomas)的《我谈面包》)等众多作品,都讨论到了生死。对于华兹华斯来说,不仅自然景色、农夫猎人、田园生活是他描绘的对象,而且生死也是他创作的重要命题。《露西组诗》之一《无题:三年里晴晴

雨雨,她长大》(1799年):

造化说过了,便着手施行——

好快呵,露西走完了旅程!

她死了,给我留下来

这一片荒原,这一片沉寂,

对往事欢情的这一片回忆——

那欢情永远不再。[4](92页)

露西死了,她回到了自然的怀抱,她的灵魂在宇宙中永存。但他还是对她的死依依不舍,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淡淡的哀惋。在其它一些作品中,他不仅表达了相似的痛苦心情,而且还广泛讨论了与死亡相关的其它一些问题。有关生死问题的诗文作品在他全部作品中到底占了多大的比例,实在难于统计。今仅据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杨德豫译《华兹华斯诗歌精选》初略统计,结果如下:在他的精选诗歌中,直接或间接论及生死问题的有《无题:我一见彩虹高悬天上》,《露西·格瑞》,《我们是七个》,《无题:我有过奇异的心血来潮》,《无题:她住在达夫河源头近旁》,《无题:我曾在陌生人中间作客》,《最后一头羊》,《傻小子》,《迈克尔》,《致云雀》,《有一个男孩》,《无题:记得我初次瞥见她倩影》,《无题:三年里晴晴雨雨,她长大》,《无题:昔日,我没有人间的忧惧》,《罗布·罗伊之墓》,《鹿跳泉》,《无题:当欢乐涌来,我像风一般焦急》,《致图森·路维杜尔》,《献给肯特的士兵》,《预卜》,《霍菲尔》,《为滑铁卢之战而作》,《踏脚石》,《无题:阿尔法秀丽的教堂,在游客看来》,《追思》,《无题:这样的旅人最愉悦》,《低垂着双眼》,《西蒙·李》,《来吧,睡眠》,《乔治和萨拉·格林》,《哀歌》和《永生的信息》,共31篇,在总数110篇诗歌(包括置于卷首的《序诗》和译自托马斯·沃顿用拉丁文创作的《来吧,睡眠》)中约占35%。

二

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华兹华斯出于爱惜生命的本能,希望人的生命能得以永恒,但出于生命意义的重视,他又主张为真理献身。

(一)希望生命永恒。人同飞禽、走兽、爬虫、游鱼等世间其它一切生物一样,都有爱惜生命的倾向。弗洛伊德(Freud)认为,人有生与死的本能冲动。卢梭(Rousseau)认为,憎恶死亡是人的天性。靳凤林

说：“死亡无疑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生物出于本能无不极力趋避这一无可改变的命运。”[5]爱惜生命的自然结果是希望生命能得以永恒，顾晓辉说：“追求永恒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6]由爱惜生命、希望生命永恒产生对死亡的焦虑甚至恐惧。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之说，波斯国王薛西斯“眼看着自己的百万雄师，想到百年之后竟没有一个人能幸免黄土一抔的厄运，感慨之余，不禁泫然欲泣”[7](15页)。泰戈尔(Tagore)说，当死亡出现的时候，财富就褪色、枯萎、化为尘土了。克雷洛夫说，虽然人生充满了苦恼，可是死亡却更加令人苦恼。阿塔希叶说，死亡“把希望连根斩断”，“教会人们哭声震天”，“使我们肝肠寸断”，“让我们知道何为灾难”[1](《为死亡而生殖》，227页)。华兹华斯生活在时局风云变幻、政权飞速更迭的年代。1792年8月9日至10日，巴黎人民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他们攻占王宫屠勒里宫，囚禁国王路易十六，大肆逮捕国王的同情者。1792年9月，“九月大屠杀”事件爆发，几百个保皇党人在监狱中被屠杀。1793年，吉伦特派统治下的法国宣判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雅各宾派专政后，吉伦特派党人纷纷下狱，不少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在这个非常的年代，上自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所有人都受到了巨大威胁，安全感已不复存在。越是生命面临灾难的人，对永恒的追求也就越强烈。托尔斯泰说：“生命的意义，只是助长人生的爱。”[8](30页)顾晓辉说：“人世的灾难很容易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超世、超时间的形式当中，在上帝与不朽中去追求永恒。”[6]非常的时代促成了华兹华斯对生活的执著和热爱，激发了他对生命永恒的兴趣，使他对生命的毁灭尤感痛苦。他在《罗布·罗伊之墓》(1805或1806年)中借罗布·罗伊之口说，“人生短促，岁月无情”[4](168页)。他在《乔治和萨拉·格林》(1808年4月)中对乔治·格林和妻子萨拉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谁为陌生人哭泣？不少人
为乔治和萨拉哭泣，
哀悼这一对不幸的夫妻——
他们就葬在此地。[4](234页)

他在《哀歌》(1805年)中同样对死亡流露了痛苦的心情：

如今我再也见不到含笑的碧海，
再也无法回到当时的心境；

我这伤悼的情怀会常新永在；——
这番话，我说的时神智清明。
博蒙特，好友呵！我所悼念的死者
要是还活着，你也会乐与交往；
对于你的画，我赞许，决不指责；
这阴沉的海岸，这喧嚣暴跳的海洋！[4]

(241页)

他在弟弟约翰死去后不久，看到了友人博蒙特所画的皮尔古堡图。图中风雨大作的情形使他触景生情，勾起对死难弟弟的哀悼，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痛苦的心情。在《露西·格瑞》中，他对露西·格瑞这一年轻生命的毁灭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和绵绵的忧伤。上引诸诗中所表露出来的对死亡之哀悼、痛苦、惋惜等情绪，是华兹华斯希望生命永恒的曲折体现，体现了他的某些生命意识。

(二)主张为真理献身。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生命的价值取向是非常明显的。佛洛姆(Fromm)说：“生命本身并无任何意义存在，除非人类利用自己的力量去赋予生命意义。”[8](28页)爱因斯坦(Einstein)说：“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风险的生命的意义。”[8](30页)泰戈尔说：“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才能获得生命。”“我将以一再的死亡，去体认那生命是无穷尽的。”[8](28—29页)歌德(Goethe)说：“无用的生命只是早的死亡。”[8](28页)辛尼加说：“生命是一篇小小说，不在长，而在好。”[8](28页)莎士比亚说：“耻辱的生命更可恨。”[8](29页)萧说：“生，使一切站人在一条水平线上死，使卓越的人露出头角来。”[8](29页)拜伦(Byron)说：“死得伟大的人，永远没有失败。”[8](29页)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是为真理献身。狄金森(Dickinson)在《我为美而死》一诗中写道，“我为美而死”，“真与美——/ 是一体”[9](155页)。哥伯尼(Copernicus)、布鲁诺(Bruno)为捍卫真理，不惜被烧死于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他们是为真理献身的光辉典范。华兹华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认为生命虽然宝贵，但也要有价值，为了使生命赋有价值，必要时要舍弃生命，为真理献身是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在谈到英国的自由之时，他说，“英武祖先的铠甲在堂上高悬；/ 我们别无选择：不自由，便死亡”[4](《无题：不列颠自由的洪流，从古昔年代》，191页)。在谈到蒂罗尔人保家卫国的时候，他写道：“祖先托付给我们的土地，只能/ 传给我

们的子孙,否则,毋宁死!”“看我们踊跃前趋,虽死不悔;/ 刚强无畏的手里紧握着刀枪,/ 要永保高风亮节,要保卫人类。”[4](《蒂罗尔人的心情》200页)霍弗尔(Hofer)是奥地利西部蒂罗尔的爱国之士,是一个敢于为正义而牺牲的英雄人物,这引起了华兹华斯的感慨和赞叹,他在《霍弗尔》(1809年)中写道:

无畏的蒂罗尔人的英雄领袖,
当真是凡间父母所生的儿子?
也许是退尔的英灵返回人世,
想叫这衰颓的世道重新抖擞?
当天昏地暗的黑夜终于退走,
他从晓色中来临,似天边旭日;
却平易谦和,头上简朴的装饰
是一茎苍鹭羽翎,别无所。[4](198页)

1803年,拿破仑正积极筹划渡海入侵英国,英国的肯特郡位于英格兰东南端,与法国海岸相距仅30余里,是法军首当其冲的进攻目标。对于肯特士兵而言,投降意味着可能生存,抵抗意味着可能死亡。华兹华斯认为,为了保家卫国和维持人间正义,肯特士兵应选择战斗。他在《献给肯特的士兵》(1803年10月)中对他们高声疾呼:“肯特的士兵呵!不是死,便是胜利!”[4](194页)他在《预卜》(1803年10月)一诗中作出想象,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英国,被打得尸横遍野、一败涂地,英国军民庆祝胜利,举国狂欢。诗末三行则体现了他为了真理要勇于牺牲、为了正义而死得其所的生命意识:“就连惨祸,痛苦,亲属的牺牲,/ 也能使我们感到欣慰和光荣——/ 死者将永享英名,永蒙天宠。”[4](195页)《为滑铁卢之战而作》(1816年2月)一诗能更好地体现他舍生取义之生命意识:

艾尔宾英武的儿郎!你们并不
轻贱自己的生命;看偌大人寰
再没有另一个民族像你们这般
得天独厚,拥有这么多宝物;
信上帝,依顺自然,把生命珍护;
然而,当流血作战是义不容辞,
你们便舍生取义,勇于效死;
这样,终于扫灭了那一伙狂徒。[4](205页)

1915年6月18日,英国、普鲁士联军同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在比利时中部滑铁卢展开决战,法军遭到前所未有的大败,四天后,拿破仑被迫退位,从此

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次年初,英国政府决定建立滑铁卢战役纪念碑,华兹华斯创作了这首诗,歌颂英国军队击败拿破仑的功绩。英国士兵是珍惜自己生命的,但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们又舍生取义、勇于效死,以鲜血和生命谱写出壮丽的诗篇。苏格兰高地氏族首领罗伊为了反抗民族压迫、为了平民的自由率领山民起义,英勇战斗,华兹华斯对罗伊极为推崇,他在《罗布·罗伊之墓》(1805或1806年)中写道:

你的命运若是安排你
活在今日——和我们一起,
你也会奋然挺身而出,
去战斗,为了正义。[4](171页)

华兹华斯认为,注重生命价值并不等同于作无谓的牺牲。相反,一个人为了真理和正义应该珍惜生命,勇敢地活下去,在身处逆境之时更应如此。当海地的黑人革命领袖图森·路维杜尔被西班牙殖民者诱捕投入监狱之后,华兹华斯在《致图森·路维杜尔》(约1802年8月)一诗中写道:

哦,蒙难的领袖!何时何地
你才能平息怒火!可不要死去;
身遭囚禁,你也要面露欢愉;
你本人虽已蹉跎,势难再起,
也要活下去,要宽心。[4](185页)

三

从对相关文学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华兹华斯的生命意识具有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一是他倾向于顺应自然,一是他对此岸彼岸均持肯定的态度。

(一)倾向于顺应自然。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的生死是同上帝相关的,《圣经》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10](“Genesis”, p.1)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的生死归之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格雷《墓园挽歌》:“莫再想法揭示他的优点,莫再从墓穴挖掘他的缺点,让它们在天父和上帝的心田,同样战战兢兢怀着希望安眠。”[11](237页)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天主负担了人的死亡。蒙田认为,人对死亡应顺任自然、知命不避。人的生命是由上帝赋予的,生死是由上帝决定的,人除了顺应自然、听从上帝的安排之外别无选择。华

兹华斯对生死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态度。如在《无题：昔日，我没有人间的忧惧》(1799年)一诗中，他没有直接表示自己露西之死的感情：

昔日，我没有人间的忧惧，
恬睡锁住了心魂；
她有如灵物，漠然无感于
尘世岁月的侵寻。
如今的她呢，不动，无力，
什么也不看不听；
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
随地球旋转运行。[4](93页)

他在这里冷静地列举了露西伴随石木长眠于地下的死亡预兆，它和诗序中传统的乐观情绪一道，表现出了严格的朴素和克制。在他看来，露西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前不为人注意，死后无人忧虑。她的死如同回归自然，自然而然。而在《傻小子》中，他“整篇诗到了末节就在读者面前显得仿佛是劝人顺从‘天命’”[12](99页)。这些作品反映了他生死顺应自然的思想倾向。

华兹华斯生死应顺应自然的态度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之下。第一，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支配的，生死顺应自然实际上是对上帝的归依，这在他的诗歌中有不少流露。如《永生的信息》(1802—1804年)：“我们披祥云，来自上帝身边——/那本是我们的家园……”[4](246页)又如《为滑铁卢之战而作》(1816年2月)：“信上帝，依顺自然，把生命珍护……”[4](205页)人来自于上帝，死后又归于上帝，人与上帝的关系更为亲近。顺应自然就是投向上帝的怀抱，这具有浓郁的基督教文化色彩。第二，人的死亡是无可逆转的残酷现实，生死顺其自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二)对此岸彼岸均持肯定的态度。在西方文化中，对生死的探索较为抽象，注重从本质上对生死进行理性描述。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认为，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认为，灵魂不死，死亡是灵魂的暂时解脱。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死可能比生更好。柏拉图(Plato)认为，死亡是灵魂从身体的开释。黑格尔(Hegel)认为，死亡是精神同自身的和解。勃朗宁(Browning)认为，死亡不是终结，死亡就是生命。在基督教文化中，人死后若能升天复活，便能进入到天国。据天主教《要理大全》描述，天国之中黄金铺地，宝石盖屋，

眼看美景，耳听音乐，口尝美味，每一官都能有相称福乐的天堂。在华兹华斯看来，不仅有此岸，而且也有彼岸，人生有苦难，天国是幸福之所在。他认为，死亡是对罪孽和痛苦的解脱，是到达天国的必经之路。他在《论墓志铭》中写道：“死亡如战胜了疲倦的远行者的睡眠——”[3](311页)“死者仿佛从其墓石中向人表述自己。让这离世者向你述说他的苦痛已远；安宁的休息已来临；他恳求你不再为他哭泣。他以陷于人间林林总总的爱之虚荣之经历者的口吻告诫世人，像超越者一样给予决断，如执行法官之职责，没有诱惑能误导他，其决定不再有偏颇。死亡解除了他的苦痛，苦难也消散了。”[3](318页)他认为，死亡是人的最终归宿，死亡是重回自然，死亡只是人的肉体的消亡，人的灵魂是永生的，人的精神是永存的，“思索的灵魂，循着道德的方向，前往永生之国”[3](《论墓志铭》，310页)。如在《露西·格瑞》中，露西·格瑞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和自然界融为了一体，她的死去和活着一样，都显得自然而然。又如在《露西组诗》中，露西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前不为人注意，死后无人忧虑。露西之死如同回归自然，自然而然。他在《露西组诗》中多次写到露西之死，但这种死又不是真正的消亡，她的灵魂在大自然中得到了永生，她的精神在宇宙中得以永存。他在《乔治和萨拉·格林》(1808年4月)一诗中先对乔治·格林夫妇的死亡经过作了大致的叙述，然后他写道：

森严险怪的山岭，如今
蔼然眺望着墓地；
天宇的喧嚣已化为静默，
像大海波平浪息。
平静的心灵深深地埋藏了——
藏入深深的沉寂；
沉寂的心灵长留在这儿了——
被这片墓园幽闭。
墓园里，他们安然无事了——
再没有烦恼、忧伤，
再不知恐惧、悲痛，再不要
阳光或指路的星光。
凄惨的人间最后一夜，
充满了恐怖、悲辛！
那一夜之后便是墓穴——
黑洞洞，何等幽深！

墓穴是死者神圣的婚床，
两口子并肩睡稳，
和平的纽带，爱情的纽带，
使他们永不分离。[4](234—235页)

静默的天宇、平静的大海这两个意象极具象征意义，它们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上帝和天国的宁静

与幸福。乔治·格林和妻子萨拉充满恐惧悲辛的人间最后一夜是他们人间苦难生活的象征，他们的死亡已变成了对现世生活的解脱，烦恼、忧伤、恐惧、悲痛，世间一切磨难与痛苦均由烟消云散、荡然无存。婚床和纽带两个意象暗示着，他们的灵魂已得到永生。

参考文献：

- [1]阿拉伯古代诗选[M]. 仲跻昆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2]杨中举. 从中欧墓志铭文学看中西民族文化个性的异同[J]. 东方丛刊,2002,(4).
- [3]苏文菁. 华兹华斯诗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4]华兹华斯诗歌精选[M]. 杨德豫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 [5]靳凤林. 死亡与儒家文化[J]. 河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2).
- [6]顾晓辉. 上帝与诗人——试论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宗教观[J]. 国外文学,2001,(1).
- [7]叔本华. 叔本华论文集[M]. 陈晓南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 [8]和鑫编. 贤言启语[M].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 [9]狄金森. 狄金森抒情诗选[M]. 江枫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 [10] *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The Holy Bible*. Nashville, New York: Thomas Nelson Inc., 1977.
- [11] *An Anthology of English Vers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ang Zuoliang, Annotated in Chinese by Jin Liqu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3.
- [12]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英国文学史[M]. 缪灵珠,秦水,蔡文显,廖世健,陈珍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William Wordsworth's Outlook on Life and Death

ZHANG Ca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William Wordsworth, a poet and literary theorist, arouses great atten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e mentions frequently the question of life and death in his works from various level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forms a peculiar literary phenomenon, which, unfortunately, is ignored by the critics. It is significant to study it thoroughly in view of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western culture and religion.

Key words: Wordsworth; outlook on life and death; Christianity

[责任编辑:张思武]